

战地记者
曹聚仁

■ 柳哲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不禁想起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先生！曹聚仁（1900—1972），不独是一位名作家、名学者，他更是一位名记者，新闻职业在他的生命中，占据过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1937年之前，他是一名书斋里的大学教授，潜心学问的作家和学者。抗战烽火，书生曹聚仁立志抗日救亡、以身报国！“七七事变”后，曹聚仁走出了书斋，弃笔从戎，奔赴前线，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地记者！

台儿庄战役时，国民党正面守军是第2集团军的孙连仲部，右翼则是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日军后面，进行迂回作战。

1938年4月5日，孙连仲邀请媒体记者到前线台儿庄视察采访。6日中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池峰城，特约记者下午到运河站见面。正往运河站的途中，日寇的炮弹密集射击过来，前路被阻断。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师部的副长官赶来，把众记者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闲谈了一阵，接待就算是结束，记者们不免有些失望。

不过独具新闻眼的曹聚仁，注意到了副官长的一席谈话：“我军现在虽然战得很苦，但敌军同样也精疲力竭，我方右翼的汤军团，已开始动作，我们正准备反攻。”当时，其他记者都没留意这句话。有心人曹聚仁回到了总司令部，去找军部参谋长金殿戎加以证实。

金参谋长颇认同曹聚仁的判断和推测。最后他对记者说：“你们来得正好，可以看一场热闹的胜战了。”

20时25分，曹聚仁在孙连仲司令部，借军用电话与在徐州的胡定芬通话说：“定芬兄，我向你报告捷报，台儿庄的敌寇，正向后撤，我方总攻已获大胜。”他兴奋地大声说！

胡定芬回答说：“好啊！我从长官司令部，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但没有证实，你这样一说，就差不多离了。”

曹聚仁刚放下电话，正在电话机旁下棋的田镇南（第30军军长，指挥台儿庄正面的作战）笑着说：“反攻刚开始，胜利说得过早了一些吧。”

于是曹聚仁又拨通了电话，要胡定芬把语气改得含蓄些，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当晚，总司令部有一辆军车正要回徐州，曹聚仁灵机一动，决定回徐州。他对随军采访的夫人邓珂云说：“我想到长官部去看看综合战讯，在这里独处一隅，无法看到全局。”邓珂云支持他的看法。

事实果如曹聚仁所料，他一回到了徐州，就和胡定芬通电话，从右翼军团得来的消息，完全证实了台儿庄已获全胜。他高兴极了，立刻写了一篇通讯，发回了报社。

这就是曹聚仁首发台儿庄大捷消息的来龙去脉。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随后，曹聚仁又写了《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在各报发表，从而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的士气。

抗战老兵张玉泉：
昔日担架救人 今朝坐堂行医

■ 张严新

1937年10月，年仅17岁的张玉泉在驻马店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30师88旅175团。入伍后的张玉泉没能扛上枪，成为了一名担架兵。76年后，张玉泉仍清晰地记得台儿庄大战时，他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台儿庄右侧地区，侧击敌人，协助31师确保台儿庄。



▲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王祥送给老人台儿庄古城和大战纪念馆宣传资料

◀ 张玉泉老人观看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宣传资料

17岁参军担任担架一等兵

张玉泉老人生于1920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7岁的张玉泉在驻马店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30师88旅175团，在卫生队担任担架一等兵。谈起他所参加的台儿庄大战，老人精神矍铄，如数家珍。

为了歼灭自峰县南下协同刘家湖作战之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达命令，以刚刚来到

前线的第27师为主攻部队，占领台儿庄右侧地区，同时侧击敌人，协助第31师保卫台儿庄。第27师系第二集团军冯安邦第42军所部，师长黄樵松。3月27日拂晓，第27师从台儿庄右翼向日军发起猛攻，攻击目标直指刘家湖。双方战争打的异常惨烈，我军损失巨大，上午9时，日军进攻台儿庄之后，又由孙庄（刘家

湖背面）向我台儿庄左翼之三里庄进攻，185团三营与敌激战，寡不敌众，三里庄失守，我军退板桥。当日军攻击台儿庄、三里庄时，我军第31师93旅以181团、附185团第二营向三里庄、刘家湖、墩上发起进攻。战斗到12时，墩上失陷。93旅于彭家楼、插花庙地区整顿，第185团扼守榆林、板桥，苦撑危局。

一场让人一生难忘的战役

当日军炮火猛攻台儿庄、敌我双方在寨内激烈巷战之际，蒋介石再次莅台视察。

3月28日，第30师开抵车夫山，加入台儿庄中央战场。第30师系第二集团军田镇南第30军所属，师长张金照，辖第88、89旅，共有四个团，即175、176、177和178团，另有师部所属部队。

张玉泉老人的记忆相当清楚，他说：“我们主要是接应第27师的，在台儿庄七天七夜。”他们的部队在江苏贾汪车站下车

后，要经过一天步行抵达12里以外的台儿庄，与第27师汇合。当时宿营地的水都没烧开，部队就集合跑步前进，这是张玉泉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也就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到了台儿庄以后，看到浮桥一个接着一个，其中西门外有一个浮桥印象很深，有一船宽，那是用来运送士兵、子弹和伤员的。这场战役的残酷让张玉泉老人不能忘却，用老人的话说，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让人一生难忘”的战役。“天刚亮，仗就打起来了，枪声不断，

想听听枪声在哪儿响的都听不清，因为到处都是枪声。”一直打到天黑，和老人同去当兵的还有老乡，一位叫王兆坤，当天去的，天黑时分负伤被抬了下来，另一位叫郭方征，在去台儿庄的半路上得病回来了。“早上太阳升有一竿高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就开始不停轰炸，不间断的轰炸直至天黑，我们的部队死伤不计其数，满街都是。”几天后日军开始撤退，张老回忆起自己在庄内见到有10余辆坦克，其中一辆车下还有一具日军尸体。

战场上从未摸过枪 救治伤员无数

张玉泉老人参加了台儿庄大战，但是他从来没有摸过枪，在卫生队主要负责抬担架、救治伤员。他所在的担架排共有医生、看护员等40多个人，去抬伤员时两个人一组，张玉泉当时只有18岁，个子矮、人又瘦，只能在后面抬放脚的位置。他们前方只能简单包扎止血，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后方医院去进一步治疗，至于抬了多少名伤员，张玉泉老人说那多得根本都记不清了。老人回忆说，伤员大部分是枪伤，被炮炸伤的很少，由于救济包紧缺，敷料都是用生白布。当时有

一位连长叫田丰奎，在前线激战中腹部受伤，肠子都流了出来，张玉泉的医官连忙给他包扎后送往后方医院，连长躺在担架上还大声叫着：“同志们！要替死去的战士报仇！要替人民报仇！”

张玉泉在部队抬担架期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被人称为“花子军”。晚上睡觉时，就在地下挖个一米多深的沟，放一块门板就算是床了。至于吃的，都是喝凉水、啃干馍，有时点火烧水喝都不行，一看见日军飞机来了，恐怕暴露目标，赶紧将火扑灭。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张玉泉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有水土不服或受凉腹泻的伤员，他们就把面炒熟了给伤员吃。担架排还为伤员专门制作了病号饭“酸汤面叶”，就是擀好面叶煮熟后再加上醋，伤员吃了以后既利于消化，又可以开胃，非常有助于身体恢复。由于战士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而且经常穿着睡觉，所以衣服里面生满了虱子，张玉泉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灭虱器，把战士的衣服统一放在蒸笼里，烧开水进行熏蒸，灭虱效果非常好。

台儿庄战役后转行行医

台儿庄战役胜利以后，和张玉泉认识的10多个人一起去参加台儿庄大战，回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团长是个山东人，他问大家：“战争打的好不好？”战士回答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我军伤亡太重了。“后来张玉

泉老人转到国民党78军第一野战医院当看护上士，再后来被调到国民党43师军医处任少尉军医，后升任中尉军医代上尉。1949年5月全军举行和平起义后复员返回家乡，同年10月到泌阳县沙河店两河医院当医生。

2012年4月8日，台儿庄大战胜利74周年纪念日，台儿庄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大战无名英烈安葬活动，张玉泉老人专程赶到台儿庄，为无名英雄墓点亮长明灯。2014年3月份，老玉泉老人走完了人生历程，与世长辞。